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阶层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周春芳

摘要：本文以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化理论为基础，以职业、收入、财富为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阶层分化进行了定量评估，并采用 Ordered Logit 模型对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分化为三个群体，且呈现“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其中，个体的文化程度、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是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因而，政府应提供更加均等化的教育资源，优化制度环境，打通农民阶层流动的渠道，以提高我国社会的流动性。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Ordered Logit 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的同质性被打破，原来收入相近、地位相同的农民，由于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因素的差异，逐渐分化为在职业、收入、地位、权力等方面不同的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的重构以及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预见，在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分化将进一步加速，这不仅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必要手段，更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斯·韦伯“三位一体”社会分化理论为基础，从职业、收入、财富三个层面，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估算，并进一步对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三农”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发达的非农产业，为农村阶层分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以江苏省为例，研究农村劳动力阶层分化及其微观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4年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江苏省统计局的联合开展的“江苏千村调查”，主

要从村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年龄在16-65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去除无效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1283个，以下分析均是基于该有效样本。

二、当前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定量评估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和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分层是多维度的概念，除了经济地位外，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同等重要，因而他主张采用收入、权力、声望等多元标准，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其中，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朱力，2002），职业的不同会带来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乃至政治权利的差异，使得原本同质的群体分离为多个社会资源占有不等的社会阶层。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从职业、收入、财富三个层面，综合考察当前我国农民内部阶层分化的状况。其中，按照职业声望的高低，将现有职业由低到高排序，并分别赋值；收入为家庭成员人均年纯收入；财富包括城镇、农村房产的市场价值和家庭拥有的私家车数。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定量分析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程度和类别。由于篇幅所限，具体分析过程不再赘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当前样本农户的阶层分化情况（单位：元、万元、辆）

	样本数	综合得分	职业	家庭人均纯收入	房产价值	私家车数
第一类	763	-0.3949	1.66	19128	26.98	0.1
第二类	386	0.5689	3.06	32591	54.43	0.79
第三类	34	2.4033	4.94	71905	154.5	1.68

备注：综合得分负值说明低于样本平均值。

由表1可知，样本农户已经分化为在职业、收入、财富占有等方面差异较大的群体，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以农户、务工者为主体的低收入阶层，

以村干部、农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高收入阶层，且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结构：位居塔尖的高收入阶层属于经济精英，以私营企

本文为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职业流动视角下我国农民工社会分化与市民化研究”（项目批准号：71503107）的成果之一。

业主、个体工商户为农村经营性人才为主，人数仅占样本总数的 2.87%，但却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8.25%、11.21% 和 13.03%；一般来讲，这个群体具有良好的经营才能，拥有较高的收入和一定的资金积累，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较高。位居金字塔中层的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人数占 32.63%，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42.47%、44.85% 和 69.56%，这个群体多为

村干部、教师、医生、农技人员等，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位于塔底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和农业劳动者，占样本总数的 64.5%，但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拥有的房产价值、私家车数分别是高收入阶层的 26.6%、17.46% 和 5.95%，他们中大多数人文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经营性资产，因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低，属于农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表 2 不同地区农村阶层分化情况的比较（单位：人、%）

	低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		高收入阶层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苏北	399	79.01	99	19.60	7	1.39
苏中	183	67.53	84	31.00	4	1.48
苏南	181	44.47	203	49.88	23	5.65
总体	763	64.50	386	32.63	34	2.87

农村社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表 2 可知，苏南地区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特征，初具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苏中、苏北仍为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数据表明，苏南地区中等收入阶层占 49.88%，高出低收入阶层 5.41 个百分点，且其高收入阶层分别是苏北、苏中地区的 4.1 倍和 3.8 倍；而苏北地区以农村劳动者、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占 79.01%，分别是苏南、苏中的 1.2 倍和 1.8 倍。

三、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及模型选择

从宏观层面上讲，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根本动因。对于微观农户来讲，在相同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下，其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把握市场机会能力的不同，是促成其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农民的阶层分化与其市场经济意识、非农劳动技巧、科技文化水平、对农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占有程度密切相关（万能、原新，2009）。因此，农民个体所具有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变量、家庭及社区特征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决定因素。鉴于此，本文从农民个体的微观视角，检验个人特征、家庭和区位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变量选择及其赋值如表 3 所示。

由于因变量为三维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选择 Ordered Logit 模型，对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text{Logit}(P_j) = \ln[P(y \leq j) / P(y \geq j+1)] = \alpha_j + \beta X + \varepsilon$$

式中， P_j 为被解释变量，即第 j 类农村劳动力分化发生的概率； X 为 $(X_1, X_2, \dots, X_i)^T$ ，代表第 i 个解释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征等变量。

在得到 α_j 和 β 的回归系数后，可以计算出发生的概率为：

$$P(y \leq j | X) = \frac{e^{-(\alpha_j + \beta X_j)}}{1 + e^{-(\alpha_j + \beta X_j)}}$$

（二）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log likelihood = -705845，LR chi2 (13) = 226.01，且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成立。

从个人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1565，且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较高。理论上讲，文化程度较高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具有较高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新知识的能力以及较强的改变传统观念的能力，而且较容易与他人交往、沟通，其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更强，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经济社会地位相应较高。与之相比，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在农民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农民自身所具有的以教育为主的获致性因素比性别、年龄等先赋性因素更为重要，且具有较高人力资本者向较高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较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耕地面积、劳动力人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44 和 0.00897，且在 10% 和 5%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拥有足够多的耕地资源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是农村劳动力实现由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转变的重要条件。

表3 变量的选取与赋值

	变量	取值范围	均值	赋值
因变量	阶层分化	1-3	1.38	1= 低收入阶层；2= 中等收入阶层；3= 高收入阶层
个体特征	性别	1-2	1.51	1= 男；2= 女
	年龄	16-65	42.28	连续变量，按实际年龄计算
	婚姻状况	1-2	1.94	1= 单身；2= 有配偶
	文化水平	1-7	3.51	1= 未上学；2= 小学；3= 初中；4= 高中；5= 职高；6= 中专；7= 大专及以上学历
家庭特征	耕地面积	0-660	9.27	连续变量
	劳动力个数	0-6	3.01	16-60 岁家庭人口数
	学龄前儿童数	0-2	0.24	6 岁以下儿童
	需赡养老人数	0-2	0.08	80 岁以上老人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6600-32158	16001	用 2013 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衡量
	村级集体资产总额	8-11548	1208	连续变量
	公交车情况	1-3	1.43	1= 通了，运行正常；2= 虽通了，但不正常；3= 没通
区位因素	到乡镇距离	0.3-20	4.94	连续变量
	所处地区	1-3	1.92	1= 苏北；2= 苏中；3= 苏南

从区位因素来看，区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2422，且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预期相吻合。一般来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农民职业、收入、财富、社会地位等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因而农村社会结构较为复杂。江苏经济呈现由南到北依次递减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程度也呈现出由南到北依次递减的情况。

从社区因素看，行政村的村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村固定资产总额、公交车情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003、0.00004 和 -0.2680，且分别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村固定资产总额、通公交车且正常运行的行政村中，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分化水平较高。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分化为在职业、收入、财富占有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且呈现“金字塔型”结构。研究表明，发达地区的、文化程度较高、家中拥有足够多的土地资源和丰裕劳动力资源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拥有声望较高的职业、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较多的财富，且其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因而他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较高。

国际经验表明，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征，且其对上进心的呼唤，要强过空洞的政治说教千百倍（朱光磊，2002）。因而，应打通农村阶层流动

的通道。为此，要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保障落后地区、弱势群体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向上层流动的能力。同时，优化制度环境，彻底消除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约农村劳动力阶层分化的制度藩篱，降低农民阶层流动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必须考虑农民群体已经发生分化、且分化还将进一步加快的事实，尽可能提供多样化的制度供给，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平衡，以真正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及社会稳定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林坚、马彦丽. 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基于全国 1185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
- [2] 刘洪仁、杨学成、陈淑婷. 我国农民分化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
- [3] 万能、原新. 1978 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4).
- [4] 牟少岩、杨学成. 农民职业分化微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青岛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11).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南京 210013